



摘要:《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富代表性的悲剧作品之一，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的思想觉醒时期，《哈姆雷特》这部作品中正体现了“人”的思想觉醒。“生存，还是毁灭”，是选择后知后觉、苟且偷生、安稳度日、毫无意义地活着，还是遵从内心的思想，毁天灭地，把自己、把世界撕裂开来以唤醒更多人？哈姆雷特终于付诸行动，此时的欧洲正需要这样一场暴风骤雨的涤荡。诚然，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哈姆雷特的觉醒也带给世人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哈姆雷特》；思想觉醒；文艺复兴；悲剧意义

从“思想的巨人”到“行动的巨人” ——《哈姆雷特》之我见

郑克楠

自《哈姆雷特》诞生以来，读者对哈姆雷特的评价众口不一——“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歌德评价道，“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英国作家兰姆评价道，“怕羞、漫不经心而退缩的”；而在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看来，哈姆雷特却有“恋母情结”。

在笔者看来，哈姆雷特的悲剧在于他的单纯和耽于幻想，却极少付诸行动。柔弱忧郁的哈姆雷特在并不完美的世俗人生里要想做一个绝对完美的人似乎是无稽之谈。因而，哈姆雷特的理想王国注定要坍塌。故事的最后，哈姆雷特死去，但人们看到了理想中的哈姆雷特——一个敢于思索人生真谛的勇者，敢于向混沌沌沌的人生提出挑战，对生存和死亡提出了质疑的智者。即使哈姆雷特“敢作敢为的血性被思前想后的顾虑害得变成了灰色”，但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作为巨人的哈姆雷特。他从“思想的巨人”成长为“行动的巨人”，他从被人保护的“胡桃核”中走出来，不惜与全世界为敌，最终也与全世界和解。

在哈姆雷特的世界里，父亲是理想的象征，母亲则是爱的象征，哈姆雷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地成长着。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去世，哈姆雷特不会意识到自己已成长成人，应该有所承担，而已成为大人的哈姆雷特习惯了单纯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下，他成了不折不扣的kidult（特指有着小孩特质、心态、心境、个性、趣味的成年人），习惯了众星捧月式的生活。父爱的骤然丧失导致哈姆雷特的理想王国坍塌，他忧郁、苦闷而不能

自拔，他柔弱又怀疑一切，包括母亲的爱、奥菲利亚的爱情、友情甚至自己，却都没有反抗的勇气。尽管作者莎士比亚对亡灵的描述有头有尾，但是这样的亡灵真的存在吗？与其说是国王的亡灵，不如说是哈姆雷特为自己再造的一个理想寄托。

正如哈姆雷特自己所言：“我若不做那一场噩梦，我即便是被关在胡桃核里，我也可自命为一个拥有广土的帝王。”父爱的理想和母爱交织而成的正是哈姆雷特的“胡桃核”，然而“梦本身即是幻影。”

对于已从迷梦中觉醒的自由人哈姆雷特而言，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样的世界无异于一座监牢。在哈姆雷特看来，“丹麦便是一个监牢”，短时间历经丧父之痛和母后匆匆改嫁，哈姆雷特从“快乐王子”变成了“忧郁王子”。世间最无奈的事也许莫过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离开了之前一直生活的世界，也许表面上改变并不多，但从此再也无所适从。此时的丹麦，表面上还是一个富足安乐的国家，实际上却如哈姆雷特所言“积毒已久”，其内里已经开始溃烂，只是外表还看不出将死的征象。“受伤”的哈姆雷特犹如惊弓之鸟，一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要谋害自己的“吃人”的人。在他人看来，哈姆雷特也成了一个癫狂的人，这正点出了哈姆雷特和其他人的不同，他比其他人更早地从这场旧梦中觉醒。

梦醒后的哈姆雷特同样对别人的“梦”报以冷漠和不屑一顾，甚至冷暴地摧残。哈姆雷特再造理想王国的

同时也在打碎别人的理想世界，哈姆雷特用自己的疯癫让奥菲利亚对爱情绝望，他无意中误杀了奥菲利亚的父亲，让单纯善良的奥菲利亚绝望之余神志恍惚，精神错乱，落水而死。在奥菲利亚的葬礼上，哈姆雷特落入国王克劳狄斯的诡计，又一场悲剧酿成。

对自己的母亲，哈姆雷特同样如此。对母亲的匆匆改嫁，哈姆雷特始终耿耿于怀，却并不关心母亲是出于爱情还是国家局势稳定的需要，一味地指责嘲讽母亲的不忠，甚至感慨道：“懦弱，你的名字叫女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期待别人也一样完美，正是他的悲剧根源所在。

然而，人性过于张扬带来的狂肆也往往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走来走去很难找到平衡的那个“点”。对哈姆雷特而言，复仇还是不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如此瞻前顾后、苦思冥想、踌躇不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怯懦和软弱？

改嫁的母亲不值得信任，单纯善良的奥菲利亚不值得再去爱，那些生死之交的朋友不能再共担生死。当哈姆雷特为自己的人生加了一个悲剧的前提时，无形之中也做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里所有的人都成了敌人，哈姆雷特在这样的世界里孤军奋战，与全世界为敌，又岂会不悲？岂会不败？面对自己的怯懦和柔弱，哈姆雷特用疯癫来伪装自己，以此为借口为所欲为，漠视别人的痛苦，对奥菲利亚百般奚落、对朋友肆无忌惮、对母亲有意冒犯。如果说世俗的人信仰薄弱，此时的哈姆雷特已毫无信仰可言，伤害别人不会内疚，杀死人也不用承担责任。

丧失了信仰的哈姆雷特用自己的疯癫打碎了所有人的梦想和信仰。也许哈姆雷特就是要用他的疯癫打乱这个世俗世界的由来已久的秩序。癫狂的哈姆雷特甚至承认自己“长了一对鸽子肝，里面没有胆汁，受了欺侮也不觉得苦”。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感觉不到温暖，是因为温暖并不存在吗？拥有父爱的哈姆雷特不见得多么幸福，可父爱的缺失让哈姆雷特从迷梦中彻底清醒了；有父亲和情人的奥菲利亚不见得就不痛苦，当情人误杀了父亲后，奥菲利亚疯了。哈姆雷特用悲痛渲染了所有人，于是现实的悲痛将人们从醉生梦死的迷梦中唤醒。如果说哈姆雷特无罪，那么克劳狄斯又罪从何来？所有的人对别人的生死都不负有责任，在剧中很多人用死亡的方式得以解脱或者求得赎罪。莎士比亚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思考，关于人生信仰的思考，无关罪恶，无关懦弱。

诚然，人需要一个信仰，从完全的信仰到无信仰之间，哈姆雷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却始终没有找到平衡，而人们看到哈姆雷特对人生和信仰的怀疑。从理想王国到失乐园再到竭力重塑一个理想王国，哈姆雷特天马行空地思索，疯癫地行事，打破了那个所谓的世俗

世界后，最终无力再造一个理想的王国。哈姆雷特的故事代代传颂，流传至今正这样启示人们：理想王国的“胡桃核”只存在于尚未清醒的人的迷梦中，人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走走停停，找不着方向。人人都期望有这样一个“胡桃核”，好让自己有梦可做，可是这样的“胡桃核”何在？信仰又何在？哈姆雷特没有找到答案，其他人又如何？

从表面上来看，在这场悲剧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赢家，每一个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是生命。但是在悲剧的最后，可以看到很多人为之坚持的真理、自由和价值。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最后都与对方达成了和解，也达成了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

哈姆雷特走出痛苦的迷梦，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罪过，开始敢于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残暴的对手，敢于向每一个人挑战，敢于面对生活给予他的痛苦和磨砺。

在笔者看来，《哈姆雷特》作为悲剧的最精彩之处在于通过苦苦挣扎之后对人生的思索和选择。在这里，人生的本质在于信仰，在于意志。正如已故国王的亡灵对哈姆雷特所言：“别忘记了，我这次来只为的是磨砺你的几乎变钝的意志……”

当面对死亡，似乎所有的人都显得从容甚至宽容，被哈姆雷特杀死父亲的雷欧提斯，在临死前与哈姆雷特有这样的对话——

“高贵的哈姆雷特，我们相互饶恕吧，我和我父亲的死怪不得你，你的死也怪不得我。”

“上天恕你无罪，我也跟你去……”

剧中大部分主角都以悲剧收场，但并不显得凄惨，反而显得悲壮崇高。人性的光辉在此发挥到了极致，让人感觉到生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死亦不是可怕的归宿。尽管死是旅客一去不返的未经发现的异乡，人人都害怕躺在冰冷的地下，但唯有死能使人安静、不用思索，可以没有信仰，因而所有主角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死亡。在这里，生和死，复仇与不复仇已不再是焦点，所有的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和粗暴随之湮没，被毁灭的世俗世界似乎又升腾起一种新的信仰，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力量。这正是《哈姆雷特》作为悲剧的最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 冯伟.“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哈姆雷特》的悲怆书写[J]. 外国文学,2020(6):158-169.

作者 / 郑克楠

单位系运城学院附属中学